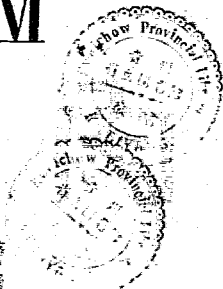


400

VI

三

版出會空研文藝
行發社版出立獨



抗戰戲劇叢書



J
102123
119

抗戰戲劇叢書之六

肉彈

包起權 著

獨立出版社印行

自序

「有力的出力，有錢的出錢。」在這爲中華民族自由而抗戰的危險時刻，是黃帝的子孫，無疑地，誰都應該，誰都願意貢獻他所有的力，所有的錢，給他的祖國的。

我自愧不能放下筆桿，拿起槍去奮鬥，去殺敵。但是總也不能心甘情願地躲在後方，醉生夢死地，度寂寞不關心國難的生活。而近來對於原有工作之外，更負荷起一點能力所及的救亡工作來。

我很愛好文學和藝術，而對於戲劇，還是在四年前，才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在這短短的過程中，曾經讀了一些有關於戲劇的中外名著。同時也甘不自量地，嘗試地創作了，遂譯了一些劇本。

自從抗戰之後，曾寫了幾個劇本，這個子嬰的「肉彈」和「寒衣曲」，都是最近在公餘之暇寫成的。「駝負千鈞，蟻負一粟」，請以這一點微薄的心力，貢獻給親愛的祖國！

承 張道藩、王平陵兩位先生多予指教，謹誌謝忱！

最後，並祈 劇界先進等而教之！

包起權 二十七年國慶於重慶國立編譯館

目次

序	1
肉彈	1
寒衣曲	38



肉 彈

——原名「苦心」——

入。

著苦心——妻

程萬里——夫

林志芳——友

黃老板——琴師

周菊妹——友

地：漢口，或後方熱鬧都市。

時：大中華民國二十七年陽春時節，一個陰森的早晨。死沈沈的天氣，象徵了——慘酷的戰爭鋪漫了大地。但：大自然是樂觀的，永遠那麼樂觀地反抗着惡劣的環境。一切生氣蓬勃地在滋長，榮榮地在滋長。



——一間起居室，他覺得相當的雅潔，整潔。抗戰節約的現現階，那樣陳設，無疑會受人批評的。當我們知道清楚這是一對新人的新居，不免爲那生活簡陋的新人們深深嘆息。

中間一排窗，設計很新穎，構成了現代的美。半透明的緋色窗布，隱約間，可窺見魏屋崇樓——一幅都市的街景。

怪惹人注意的一付大紅對聯，掛在窗的左一邊，——左右以舞台作標準——色彩上倒也和諧，熱烈。還有一架精巧的飛機模型，兩翼有青天白日的國徽，點綴在窗的中間。他們同受着主人的愛護，是初無二致的。

左壁通臥室的門半掩着，不時傳來鼾睡的消息。打從這屋子出去，必得經過右壁的門，那是將通室內街市唯一的途徑。

其餘很平常，毋庸一一地查核。

這時：小凡上的無線電正播着行軍的歌聲——壯烈地，雄偉地。

葉苦心：（楞楞地站在窗邊，一朵出水芙蓉般的俊逸，俏麗。她美的體態，沒有半點兒的病態。如果，她的心靈也成正比的那麼美好，我們的崇拜，誰說過分。這時代的女兒，正憑窗凝視着街上的一角。可不是在欣賞什麼，她的眸子告訴了這個秘密。但，那明快的性格，是不因靜止，沈思而遜色的。

蓦地幾聲叮嚀，也許是晨風的侵襲。她用手帕按了按鼻尖，想起了預備好的早點。就走到小圓桌邊試了試糕餅的冷熱。隨手關了無

線電。再去鏡前照照自己的倩影，掠掠頭髮，率一率衣襟。走向左門去，打從那紅對經過的時候，將壓肩的對兒，拉了個正，觀視了一下。對上寫着：「努力生產，復興民族」，上款是「萬里同志，苦心女士鑒」。下款是「唐秉忠敬賀」。她莊嚴地一笑，就跑跑到門邊。像個曠野裏的獸，拉長了耳朵，探聽室內的動靜，接着推開了門，說：「怎麼，還沒有起來，早點都快冷了。萬里，萬里，叫你道許多次，該醒醒了，胡塗蟲，沒有出息！（走進屋去，聽到她在嚷着「起來，我要揪你的被了。……起來不起來，我生氣了」。「唔唔」一個男子的聲音，辦不清說的甚麼。「那麼，跟你十分鐘，聽見沒有？」她邊走邊說地出來）男人簡直是假叫不醒的瞌睡蟲，我竟變成鬧鐘了。（揪動了一下耳朵，坐沙發

華：（笑）不是，說說玩的，你就是搗成了灰，我也認得出的。

程：那麼你說說我是誰？

華：這用說嗎？該死的，弄得我好痛。快放手。

程：放手，也不能無條件的放手。

華：你的條件？

程：再簡單也沒有了。只要你叫我一聲。

華：叫一聲。好，萬萬。

程：這不成。

華：飛將軍，空中英雄。

程：誰不知道我是航空軍人。

華：那你要叫甚麼？

程：叫個好的。

華：唔……唔！（想）

程：叫呀！

華：（唱滑稽戲曲的調子）乖乖，我的小小寶貝。

（突出了重圍）

程：調皮的，又討我的便宜。

華：你自己要我叫的。（端詳了萬里一下，看他已經穿的整整齊齊的。）想不到你起來這麼快！我以為還有些時候呢。真不愧軍人本色。

程：（得意地）那有甚麼，大時代的一切，都應該軍事化。哈哈！

華：我原說寶貴真乖……

程：（不願意地）別寶貴，寶貴的！

華：我來問你，你說「母愛」怎樣？

程：（不加思索地）母愛是非常的偉大。

華：我現在除了給你愛情而外，還要像慈母一樣的疼你，憐你，愛你，你說好不好？（說着感動地遞了他早點，自己也吃着。）

程：（進早點）這簡直是理想的「愛」！（情深地

「心兒，我願意一輩子服從你，一輩子聽從你！」

華：幹嗎？要真是那樣，你……

程：怎麼樣？

華：你是太渺小了！糟塌了我的愛情！

程：（急）爲甚麼？

華：愛是天賦的一種本能，與生俱來的。他的宇宙，不應該劃的那麼小，而是應該更發揚光大起來。從愛已做到愛人，從小我做到大我，從一個民族做到全世界的人類。

程：（對她的老生常談，不感興趣。）你這些話，

我已聽够了。

華：可是從這個耳朵進去，從那個耳朵出來。

程：心兒，對的，我聆聽從你的話。我們的長官也這樣訓誡我們：我們應該愛民族，愛國家，這不是狹義的愛國思想，也決不是帝國主

義那種企圖侵略弱小民族的愛國思想。我們最高的目的，應該是愛護全世界所有的人類。心兒，你的啓示，堅定了我對於這種訓話的信仰。

華：單有信仰，有甚麼用？

程：（肯定地）願在你的鼓勵下，去幹、切實地去幹。我知道我自己的弱點：缺乏毅力，沒有定性，容易因循苟安，只有你能够隨時提醒我，勉勵我，

華：萬里，少女的時期，我就抱着一種希望——

也許大多數的女孩子都有這種理想。簡單的說：我願意能够做我丈夫的明燈，指南針。使丈夫能够爲善，由善而止於至善。唉！但是事實上，只做了丈夫的「鬧鐘」，每天催他起身，怎麼不叫我痛心！

程：（自圓其說地）這樣愚劣沈淪的太太，我以爲

還沒有天亮哩。

華：天倒早亮了，只是你沒有睡醒。

程：唔，唔。（看了他夫人一眼，計上心來。）

心兒……

華：還甚麼說的？

程：我說很有詩意。

華：睡不醒，叫不起來，還有詩意？

程：唔！（點了點頭，老學究似的吟着。）「芙蓉帳暖度春宵，從此君王不早朝」……

華：（不屑地）得了得了。你看你這種封建思想

，竟自己比起皇帝來了。假若你真是個皇帝

，還不是個無道的昏君嗎？該打，該打！

程：（急）責任全推在我的身上來了。你才是以

皇帝自居呢。今晚上你不是要登台扮「遊龍

戲鳳」裏的正德皇帝嗎？

華：你不能這樣批評我，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唉

！我想，別人是永遠不會了解我的。就是你，我也從不敢希望。

程：（滿頭是汗）苦心，我的苦心……我是了解

你的。

華：怕不見得吧？（淡淡地）

程：真的，心！

華：（有意無意地）好肥！

程：（戀愛使他變的聰明）真的，心兒。你的名字，不是叫「苦心」？我常常覺的這名字怪驚

人的。人家都叫甚麼「甜心」，「Sweetheart」，你偏與衆不同，來個「苦心」。現在，我

才覺得很有意思的。

華：（心動了一動）這才算給你猜着了。

程：怎麼樣，心兒，這還不能做我了解你的鐵證

？

華：了解，了解一個人的心，談何容易！

程：至少我對你的了解，是不會錯的。

華：恐怕恰可相反呢！

程：心見，你不信，我發誓。（舉起右手，虔誠

地站著，打算發誓。）……

華：（笑了出來）孩子，急甚麼？動不動就發

誓，我都記不清你發過多少回誓了。只要居心好，這種形式上的，我倒不在乎。

程：（別有見地）唯心論者的主張，原則上也許

是對的。不過事實上，很成問題。從前，我

曾主張過：由友誼，愛情而結婚的人們，應

廢止結婚證書的簽訂。

華：你老愛那麼說。

程：結婚，是說明愛情，從這階段到那階段的一

個過程，決不是戀愛的終止，也不是戀愛的

保障，是顯而易見的。那麼，結婚證書契約

似的簽訂，不簡直是否認了當事人的愛情！

不簡直是侮辱了當事人的愛情！所以我是非
常反對那種形式的。

華：（解釋著）我倒不一定贊成那種無聊的形

式。當時所以堅持要結婚證書的理由，不外

是，沒有必要去打被那種形式罷了。

程：當時我很不舒服，曾武斷地下了一個結論：

在女子經濟不能獨立的現在，結婚證書，多

少是可以保障女權的。以後，我覺得那樣

說，太可笑了，太幼稚了。我又說：唯心主

義的理論，在原則上也許是對的，但往往是

理想的，不切實際的。這樣說法，也許合理

了一點。心見，你以為怎樣？

華：萬里，你對於事理的深深追求，這種精神，

不管怎樣，都值得欽佩的。

程：是嗎？（親熱地）你的贊美，給了我有力的

鼓勵。

華：是嗎？（隨手給他整了整領帶）我不信真有這神力量！

程：（乘勢捉了她的手，放在唇邊，熱烈地一吻，愉快地露出了心之樂聲。）柔潤小手兒，撫慰了人們的心靈！現實的痛苦，醜陋，全忘了。飄渺，飄渺到極樂的天界！

華：（有所感）極樂的天界！我想起忠勇的戰士，我想起被炸的同胞們。

程：（關切地）今天報紙上怎樣說？

華：這不是敵人野蠻的橫行。（聲聲嘆息地）無辜炸死的同胞們，前線為國犧牲的將士們，我在這裏虔誠的為你們禱告，願以一瓣心香，（雙手合十）祝禱，祝禱你們的靈魂，上升極樂的天國！

程：（茫然有所憶）心兒，你的祈禱，使我想起一件事來。人家的禱告總是對着聖像，或是

十字架。你却對着一個放首飾的箱子。看來有點滑稽，而且不解。你又那麼虔敬，嚴肅，這裏面定有甚麼文章。我會問過你幾次，今天我希望你給我一個滿意的回答。華：唔！（心裏想）這是我們女人的事，請你不要聖潔的過問。

程：不，男人的事也好，女人的事也好，我全要問個明白。

華：幹麼老是把這件事來麻煩我。

程：只有這一次，告訴我，從此，不再麻煩你。

華：（脫身不得）好，告訴了你，可不能再麻煩我。

程：（坐端正了，注意地。）我願意洗耳恭聽。華：是的，這倒是一件嚴肅的事，不該隨便拿來開玩笑的。

程：好，請詳細告訴我聽。

華：先得聲明，我只能報告事實的一部份，秘密

的部份還得保守秘密。從前，我曾立了一個志願，怕不能有恆心去實行，就想了一個辦法，假定了「一件東西，來做我的偶像，這樣可以時時喚起我努力於我的使命。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胆，和衛兵們每天叫醒他：『你忘了屈辱與國的恥辱嗎？』是同一意義，不過，我是不配去比擬歷史上的英雄的。這就是我每天對勞苦仿箱子禱告的原因。可說的，都告訴你了。

程：（不滿足地）箱子裏的內容，不能告訴我嗎？

？

華：（沈思了一下）箱子裏沒有甚麼可告訴你的。

程：那麼告訴我你的那個志願。

華：不，我的志願。應該保守秘密的。

程：請相信我，我決不妨礙你的。

華：（榮耀地）我絕對的相信你。可惜我已發過誓，請原諒不能告訴你。

程：原來你也喜歡發誓？

華：不，說不上喜歡。那種隨隨便便的，形式上的，毫無誠意的發誓，我是非常反對的。如果，利用宣誓的方法，能夠加強我們的信念，我倒並不堅持反對這種宣誓的形式。告訴你，這還是我生平第一次的發誓。

程：說一點兒都不成嗎？

華：是，一點兒都不成。萬里，請求你相信我對你的愛情，你的生，你的死，都不能改變我對你的愛戀。你想，我那裏會不忠於你，有害於你，有負於你。萬里，要是真能了解我，你應該毫不猶豫的相信我這些話，從此不再疑心我，把那些不必要的事來折磨我的心。

萬里，請相信我，答應我。萬里？

程：（雙手撫着她的肩）心兒，你的饒懇，你的柔情，激動了我的心，我吐不出一句適當的話來，道歉我剛才對你的魯莽。心，我相信你。永遠的相信你。聰明的你，對於這句簡短而又笨拙的回答，不難洞悉我對你的信心。心兒……（溫存地靠近去吻她的頭髮，表示信心，也許是道歉之意。）

（「篤，篤，篤。」蔭然傳來一片敲門的聲音。）

華：誰來了。（推開他，走到右門邊。）誰？誰？

（門外，「是我，心姊，你聽不出我的聲音嗎？」）

華：志芳姊嗎？（說着開了門，見了這位不速的來客，眼中閃着和熱的火。）志芳，你不是

到香港去了嗎？幾時來的？（拉着她進來）哦，我介紹，這是我的丈夫——航空軍人。這是我的同學，就是時常談起的林志芳小姐。

程：請坐，請坐。

林志芳：（是個純樸女學生，不施脂粉，天然姿色，更顯出少女純潔的美來。他提了一只小學放書的手提箱，是她絕無僅有的行裝。她的神情那麼抑鬱，不因她極力遏止，而掩藏了些。眸子是人們心靈的窗戶，無秘地，無法可秘地，在在地洩露了內心的一切。若果我們稍微留心一點的話，却不難證實她這時的心緒的。）

她顯得有點侷促，幸好萬里並不十分注意這位陌生的來客，但——決不是絕好的理由，她因此泰然些，謙遜地。）不客氣！（突然

（心奶，我的家全毀了，鬼子飛機炸的！）

華：（青天霹靂）真有的事？你們家不是搬在香港住？

林：香港是有錢人的世界，像我們這樣的窮小子，怎麼能修長久下去，所以以上個月就搬到廣州去了。

華：（戰慄地）我很替你難過，不，我還替所有被炸的人們難過。志芳，是那天的事。

林：一星期前，我還有一個家——一個我所不滿意の家，現在連這不滿意的家都完了！

華：你家裏的人呢？

林：仁慈的爸爸，狠毒的後母，三歲的弟弟，全給鬼子炸死了！

華：你怎麼逃出來的？（關心地）

林：你知道的。我們的老家，給鬼子佔了。爸爸又拉了事，生活就從水平線上掉了下來。後

母主張到香港去住，不兩個月因為怕「坐吃山空」不易維持，又搬到廣州去住。我沒有

念書，在家裏打雜。轟炸那天，我正出去買

小菜，半路上碰到警報，不想是緊急警報。我

趕快往家跑，老遠看見我爸爸在阳台上望。

那時，有一架飛機很高的在天空盤旋。剛

叩門，「轟」的一聲，嚇的我拚命的跑，接着

又是「轟轟」幾下，那時我已躲進防空壕裏，

只聽到大的哭，小的喊。警報解除，回家一

看，景色全非，房子塌了，牆倒了。我一想

不好，跑出了事！

華：（屏息地聽）哼……後來怎樣？

林：（接濟說）正在這時候，救護隊來了，他們

把倒下的媽媽，都翻了起來，找不到爸爸

他們的影子。我的心放鬆了一點，說將他們

的平安。可是不成，剛才明明我親眼看見他

們都在家裏。馬上叫救護車去翻開大門邊的石，土。果然找到了後母和弟弟的尸首。又叫他們去翻那個台旁的籬笆，上面重重的磚土，東西，好容易撥開了，爸爸的半個頭，一羣腿也發現了。多麼可怕，多麼悽慘！悲慘的命運，已無法挽救，我大哭起來……（嘴顫動得很厲害，眼中流着淚，悲哀透了這整個的心。）

程：（惘然）林小姐，請你節哀，別讓我們寶貴的身體，何愁沒有報仇的機會。

華：志芳，我知道你這時的心緒。但——我還要請你別用愁。發怒是庸者的行為。（戲筆地倒了茶給她）喝一點熱茶罷。

林：謝謝你，（接了茶杯）心姊。

華：我想你一定還不會吃甚麼東西，這些麵包，蛋糕，倒還新鮮。不過，我們先吃了，很不

恭敬的。

林：那兒的話，現在還不餓，我是不會客氣的。華：那很好，愛吃就吃，不要拘束，像我們在學校裏一樣。好多同學，抗戰以來，不知到甚麼地方去了，信也無法可通。剛才我打了幾個噴嚏，以為傷風，不想來了一位不遠千里的你，我是多麼高興！請不要笑我迷信，我是最反對迷信的。不過，我們無法否認一種玄妙的預兆，每每在事前給了我們一些啓示，或警告。志芳，這樣的年頭，我們能够餓

餓，說也有緣，該多麼的愉快！

林：（未能釋然地）嗯！

華：還說，我們還有許多事要幹呢……

林：（點頭）是的，我早已決定了。

華：那你更應該快樂點。我們也不比你一個人，不嫌待慢的話，你儘在這兒住好了。

林：（言由衷地）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心姊，你一點都沒有變，還是那麼熱心，那麼有說有笑，很樂觀的。

華：是嗎（瞋了瞋眼）也許是見了你。我說我自己太孩子氣，不懂得憂慮。志芳，你也和從前一樣，沒有變，好似一個多愁善感的林黛玉！

林：（不反對）喜怒哀樂，出之於心，輒隨不來的。窮之你不能叫一個幾天沒有飯吃的窮人，來開出之於心的微笑一樣。

華：話雖不錯。也得怎樣看。「飢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可見悲樂，還是操之在己。再說有許多人羨慕我，說我快樂，說我舒服。難道我的心靈上，連一點陰影都沒有嗎？未必吧，決不會的。不過，我能遠觀罷了。我能用樂觀的態度去應付不

愉快的事罷了。你話說得好：「每人有他一本難念的經」確是至理名言。

程：林小姐，苦心逗逗小孩子脾氣，一開口沒有完。林小姐這一次的不幸，我和苦心都很難過，豈不用客氣，你在這兒住。我該出去了，恕少陪了。

華：（看錶），你早點走也好。我給你拿帽子去。（取帽給他）

程：（接過帽子，握在手裏，微笑地）心兒，這次不用你這個「鬧鐘」了，哈哈！

華：聽話的好孩子，不是一天兩天的，要永遠聽話才好。

程：一定的，以後不再忘了你的叮嚀。（向右門走去）

華：（忽然想起）萬里，等一等，你忘了東西。（跑進研究室，拿了一件東西藏在背後出來，

不知是甚麼。這時，萬里正站在那架飛機模型的旁邊，安閒地去旋轉那機頭的螺旋槳，發出「噠噠」的聲音。離走近他，突然出示她手裏的東西——飛行員用的避風鏡。）

程：我說是甚麼，原來是這個。

華：不是這個，還有那個？你的寶貝，帶來帶去的。

程：心兒，你倒忘了，長官賞了我一個新的避風鏡。

華：（記起了）對了，你告訴過我的。你不是還說這個避風鏡得好好的保存嗎？因為從來都是鬼子欺侮我們的。但是——從這兩塊玻璃裏，你生平第一次看見鬼子的飛機，給你打了下來。（高高地把避風鏡舉起，愉快地遞給志芳去賞鑑。）志芳，你說多有意思！

林：（不僅好奇引起了的興趣，橋接過來敲在

頭上。）有意思極了！可惜我們老百姓從沒有機會看一看鬼子猙獰的面目。所以只要一聽見鬼子的飛機，打了下來，很遠很遠，大家都會跑去看的。（遞下避風鏡，握在手裏。）程先生，能不能告訴我一點那一次的情形？

華：萬里，時候還早，你說一說你第一次給鬼子的打擊。

程：（壯勇的一幕，電影般的重演。）去年秋天，我奉了命令，起飛到杭州去。飛到嘉興，接到日機襲抗的消息，我就開足了速度趕去。剛到航空學校的上空，看見十四架日本的重轟炸機，正預備轟炸航校。我馬上追上去，敵機已發覺我在後面，就掉過頭來。我利用這一剎那的時機，由上向下，瞄準敵方第一架領隊機，作猛力的射擊，當時死了一個射

華：再見！（送門邊，又到窗口，揚着手中的小帕，白色的。）萬里，走好了，明天早些回來！（「心兒，好的。」外面的回答。他已走遠了，走出了她的視線，她才若有所失地轉身過來。）

林：心姊，你們的愛情，可真不錯。

華：是嗎？我自己也說不出。萬里是個航空軍人，理應當爲國出力。他那隨隨便便的樣兒，很使我生氣。不過，他倒很聽從我的話，勇於改過，不怕死的捨身爲國。人總免不了感情的，我又不免爲他擔心。可是，這種兒女私情，從不敢對他吐露，怕他懈怠了捍衛國家的責任。

林：（明由地）如此說來，你的用心很苦。可不是「每人有他一本難念的經」。

華：志芳，你剛才說已經決定了，決定了甚麼？

林：決定去當看護，爲國家出一點力。

華：好極了，我們早應該這樣做。

林：是的，這個動機，不是一天兩天的，早就有了。你知道，我的家庭環境是非常惡劣。常常覺得，若果再因循下去，會埋葬了我的前程。可是總沒有勇氣殺出一條光明的血路來。

華：不能怪你，一個女子，脫離家庭本不是件簡單的事。

林：我也罵過我自己，再和惡勢力妥協下去，連一個豬都不如。豬，打了槍，還要叫上幾聲。

華：你的後母待你又怎麼啦？

林：那還有好的！（嘆了一口氣）

華：不過，你的父親待你還不錯。

林：我很明白。她死了，事實上，爸爸不能不

結。後母是個機詐的女人，她懂得我爸爸的意見，就宣傳她怎樣仁慈的心腸。爸爸受了騙，娶了回來。一進門，她就討厭我，好似過眼中的釘。後來，她生了弟弟，爸爸不免寵愛她一點，她便封了太上皇帝，作威作福的家中全成了她的世界。

華：你父親可不能那樣糊塗。

林：（感慨萬分）還不是受了後母的蒙蔽，

華：小小的一個家庭尚且如此，一個國家所以就難了！（嘆息地）

林：後母的手段，非常陰險，她先抹消了爸爸的脾氣，像一個善戰的軍人，「知己知彼」的進攻他的敵人，爸爸那兒是她的對手。當着爸爸的面，她對我偏有那許多好聽的話。背了爸爸的面，呀！不要想看到她的一絲笑顏！華：請她去辦外交倒不錯，兩付面孔。

林：媽活着對我的慈愛，現在想來，不但使我思念，還使我懺悔！她捨不得對我說一句重的話，她更捨不得重重的打我一下。她疼我，

憐我，愛我，可說是無微不至。有時悶了，氣的她說：「北我氣死了，爸爸討厭後母來，才有你的日子過！」現在，我才知道後母的心腸！

華：當後母的，好像都是一個師傅教的，沒有「

人心」！

林：也許是的！

華：不是我說我們女人不好。氣量狹，愛食小便宜，又愛說閑話，這些都是失敗的原因。若果我是個後母的話，我定要以同樣的心腸，去對待自己的兒女，別人的兒女。

林：到那時候，怕不由你了。你看，現在那些做漢奸的，不就是當年愛國愛民，喊的最高

人嗎？提起「人」，我總是非常惡觀的！

華：那也不能這樣想法。我以為：人總不免帶點原始時代的多性。但——這是可以「人力」糾正過來的。萬里比結婚以前積極多了，不是說這是我的功勞，這是證明我這句話的不錯。悲觀是沒有理由的。「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惡劣的環境，那能一天兩天就可以打開，全靠我們極大的努力。我們不成，還有繼續我們的來者。每個人都抱持：「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必死的決心，最後勝利，必有達到的一天！（說着站了起來，賤到那紅對的旁邊說：）志芳過來。（志芳走近去）這是我與萬里今年元旦結婚收到的禮物。

林：（吟）努力生產，復興民族。」

華：許多禮物中，我最喜歡不過這付對兒。也許

你會笑，這付對兒，能值幾何？

林：（不解地）我還有點不解。（又注視對子一下）華：這對是萬里的唐老師送的，當然不會下意識的開玩笑的。志芳，這對兒含蓄嚴肅的意味！「抗戰」，現在呼喊得很高，但，我們應該怎麼抗？怎麼戰？貼幾張標語嗎？喊幾句口號嗎？不，決不是的，我們應該負起抗戰的責任來，每個人都應該腳踏實地去做——前方要拚命抗戰，後方要拚命生產。

林：是的，生產對於抗戰不但十分密切，並且十分重要。歐洲大戰，德國的失敗，還不是因為國內生產不足，經濟恐慌，才發生了革命，不能繼續軍事行動？直到談判和議，與登堡陣線，不是打的很好，始終沒有給敵人突破過一步嗎？

華：所以，這證明了生產與抗戰相互關聯的重

要。至於「復興民族」，更不是一句漂亮的口號。我們要苦幹，本着這種精神求自立，更要本着這種精神，來扶助弱小的民族求解放。

「立己」，「立人」，才是我們的信條。

林：是的，這是我們人類最高的理想！

華：理想不能請是我們。怎麼才能滿足呢？消極戒獨？悲觀成嗎？縮不起挫折感嗎？

林：（一陣陣清風，吹散了她心上抑鬱的雲霧。這時，她的態度活潑多了，帶着莊嚴的笑顏。

）姊，你的話，啓示了我的愚蒙。從今後，我要迎頭赶上，學你一樣，抱浩氣觀，積極，不怕艱巨的態度，去討付所有的困難。華：好妹妹，你說當看護。可是，生活是很苦的。

林：（肯定地）我自信有這種耐心。爲國服務，吃苦又算甚麼。

華：我的同志，我也愛好看護那種工作的。（愉快地拍拍志芳的肩）恭喜，恭喜，我們抗戰的陣線上，又多了一位忠實有力的戰士！

林：（謙虛地）怕够不上吧？

華：不用推讓，我的同志。是我們的責任，應該不客氣地承當下來。

林：是的，姊，我要盡我所有的能力，貢獻給祖國。

華：好極了，你既是無家可歸，就住在這裏。

林：我不知將怎樣才能感謝你的好意！（眼中閃着感激的火光）

華：志芳，不許你那麼說。難道我們不應該歡迎我們的戰士？只怕不能盡我們的敬意呢！

林：你的話，感動我說不出話來，我願以事實來回答你這般好意。

華：我相信，我相信。你那塵世眼譜已你證了你

的話是誠懇的。你怕累了。可以休息一下，晚上與秀前方將士的義務戲，還得請你幫忙。

林：我的家穩了，沒有錢可拿來捐助，但——我還有力氣，還有力氣！

華：「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我們做戲，還不是盡我們國民的一點心？

林：程先生出去的時候說，他今晚不能去看你的戲。不知道你演的是甚麼？

華：無聊得很，演的是「遊歷戲服」。

林：是不是舊戲裏的那一個？

華：是的。

林：爲甚麼演這個呢？沒有多大意義。

華：我也想到這一層。可是我只有這一個戲，有身段的。這還是在我偶然的興趣下學會的。

再說舊劇的意義，反正是些忠君，勤王的戲

，不改編一下，怕也不會合乎時代的需要。林：那位可以不演。

華：是的，他們一定要我加入一個節目，說有了我，一可以聲名，二消戲裏有把握。我一想歐美的女子，爲了敵方將士，不惜出賣「香吻」來募捐。那麼「當仁不讓」，我又何必一定要略拒絕？

林：可是，別人那會了解你這番苦心，不批評你。

華：（嘆了一口氣）笑罵由人罵！我但問自己的居心，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國家。我想，別人是永遠不會了解我的。

林：怎麼啦？

華：我講一件事你聽。我嫁了萬里，就聽了不少的閒話，尤其是那些追求失敗的人，亂放謠言，說我嫁萬里。是另有用心的。

林：也許指好的方面說。

林：別夢想了，好的方面！他們說：我嫁萬里，是爲了日前寧活的舒服，是爲了日後萬里死了的恤金。這不是笑話嗎？我雖生長在富貴人家，但是不能賄你，我可不是那種有錢而對的享樂主義者，更不是那種夢慕榮華的拜金女郎，會去希望那裏死後的恤金。還說：我可以得了恤金，再嫁一個稱心如意的人，這不簡直是「含血噴人」！

華：（不平地）豈有此理，我們女人也不能那麼下賤。我們對於捍衛祖國的英雄，就不能崇拜嗎？就不能給他們一些精神上的安慰嗎？心願，你應該爲你自己辯白。

華：（哈哈忍辱地）辯白，辯白有什麼用。像你說的一樣，願以事實來解答，總有一天使他們了解我的。

林：爲甚麼現在不呢？

華：不到表白的時候，何苦表白呢？

（門外聲：「程太太……程太太」）

華：黃老板來了。進來。請進來。

黃老板：（上了年紀的人。圍花袍，圍花坎肩。戴黃的指夾，揀着半截紙煙。焦黃的臉，齊着煙容，談不定還有嗜好。眼框低陷，額骨高聳。幾根黃鬍子，疏疏落落，散長絲似的分佈在上嘴唇上。他很看重這幾根鬍鬚，不時用象牙梳去理齊。也許，這離不了「弱種爲貴」的原則吧？

又黃又黑的門齒，開口使人作嘔。特別是他頭髮，從這耳際到那耳際的前額髮，剃得淨光。後來才知道，這原是爲了「粉頭」，「開臉」的便利——尤其是唱「淨」的。倒桌後，約莫二十多年沒有唱戲了，他還保持着這種

髮樣，也許是特好，也許是習慣。

一柄雙面紅的摺扇，在他手裏，我們會懷疑他，不要是有點精神病。其實，他的扇子，不一定用來扇風的。

一個褐色的鼻樑瓶是他的寶貝，據說是西太后賜的。他似乎有鼻樑的嗜好，不時用那深長小指甲，從瓶裏取了一點嗅在鼻裏。這種姿態常常在電影裏可以看到，那些早幾個世紀的外國貴族們，面上點了黑痣——據說是一種「缺陷的美」，也有這種鼻樑的嗜好。所以請那些崇外主義的人們，不要苛責他，他已是過了時的人了。

他的背後，從腰際到膝彎，硬直地垂着一件東西。不要忙，這是他的生命——一把京胡。

他在這環境中，顯得不甚和諧，要不是苦心

招呼他，我們會問：「他來幹麼？」他踱着方步進來，不，踱着台步進來，有禮貌地轉了一轉身，吐出低暗的聲音：「來晚了，程太太，您好？」

華：不，還早。

黃：（瞥了志芳一眼）這位是……

華：我的同學林小姐。（對志芳）這位是教我戲的黃老板。

黃：林小姐，您好。

林：黃老板，請坐。

黃：謝謝您。（坐，對華。）周菊隱周先生還沒有來？

華：大概快來了。（看了一眼錶）志芳，黃老板在前清的時候，很走紅的。嗓子好，身段好，一手好胡琴，誰不敬黃老板。

黃：（感慨地）現在我們是過時了。

林：今天倒要飽飽耳福。

黃：不成！倒了樣子，已經二十多年沒上絃了。我們唱戲的，可也不容易，沒有本錢——樣子，不能唱。有了本錢，唱的不够味兒，也不成。此外還得學身段，不坐上幾年科，下些苦功，怎麼成。

華：黃老板，我的身段真不成，捧袖也攪扭，水袖老不聽話，手要出來偏不出來；不要出來偏偏出來。

黃：捧袖要有點樣子，非有一兩年功夫不成，功夫不到，怎麼也不能得心應手。您看，這樣不費勁，（兩手握拳，豎起大姆指，靠近兩腰，向兩旁一揮，作捧袖狀。）姿勢向上，水袖滑的，手就出來了。

華：（學着做）是這樣嗎？

黃：成，差不離。

華：黃老板，一到台上，我的心就撲通撲通的跳。我怕上場昏，忘了詞。

黃：那不會的。上台有個秘訣，不能慌，慌是大忌的。就是蕩了腔，走了板，也沒有甚麼。總之，不可呆板，要隨機應變。我講個笑話您聽。有一次老佛爺……

林：（不解地）老佛爺？誰？

華：就是清朝兩代垂簾聽政的慈禧太后，

林：是不是戊戌政變殺六君子，拿海軍經費來造颐和園的那位太后嗎？

華：可不是她。外國人有兩句嘲笑我們的話：說「昆明湖畔的白石旱船，就是中國海軍的無敵艦。」她老人家很愛聽戲，黃老板常到宮裏去唱戲給她聽。

林：這麼說來，黃老板倒常常看見老佛爺了。

黃：那也不見得。我們唱戲的，不比那些做官的

有身分，好像生來下賤，給人瞧不起的。跪在老佛爺的面前，做官的還不敢抬頭，還說我們唱戲的。

林：喂！真是沒有道理！

黃：（繼續講他的故事）那次老佛爺點了許多戲。

我演的是「永施七軍」——紅生戲。那個去周倉的金奎官上場了，我看了嚇了一跳，他竟忘了帶「掃口」——扇子。在宮裏做戲，不比在戲園子裏可以隨便。甚麼都得整齊，候了早上，那還了得。皇帝叫你死，你就休想活，而且還得拜謝隆恩……

林：死，也得謝？

黃：可不差嗎？那個周倉看我一看，他也覺得了。急的甚麼似的，在那裏亂抖。也是他的命不該死，我聰明則改了劇詞。我就唱道：「站著幹麼？快去叫你的父親來。」那個沒有

骨子的周倉，聽了一溜煙的跑進台去，帶了兒子再上。要不然，金奎官的爵位早撤家了。

林：可怕的專制政治！

華：要不，也不會革命了。

黃：（接續講他的寶貝）老佛爺的脾氣沒有準，趁她高興，對我越算不錯，這個鼻煙瓶，還是她老人家賜的。

華：黃老板，你說監戒廳裏，叫我怎麼成？

黃：急的慌已經差不離，不用操心，我担保，（拍拍胸）準沒有錯。琴帶來了，要不要吊吊嗓？

華：等小周來了再說。

黃：有不有要說的？

華：上場還有點鬧不清，說說也好。

黃：上場沒有甚麼，（站了起來，比了個身段，

那柄扇子靈活地握在手裏，連說帶做的。）有一點得注意，「遜龍戲鳳」裏的正德皇帝，和別的皇冠戲不同，除了細客莊嚴而外，還得風流活潑一點。……

華：哦？（聽）

黃：上台一亮相，可得有勁兒。上台沒有勁，就提不起聽戲人的精神，以後憑你唱的怎麼賣力，也白費勁，不討好。這們說，從上場門上，跟進路，聽聽「小韻」上。（他做了個上場的身段，眼隨一轉，眉毛一揚，確有神氣，不愧一個老伶工。）身段要穩健，扇子要靈活，不可呆板。（乾咳一聲，吟「戲鳳」正德牽引子）配進芳草地，鳳凰牡丹池。（吟白）朱明一統鎮山河，開得大同景緻多，不仰龍車與鳳蓋，私離宮闈清家道。（一聲咳）孤大明天子正德在位，在宮闈悶不樂，

特來大同遊覽。住在李龍店中。是他言道：要茶要酒，將木馬一響，有人送來。今晚夜宿龍鎮上，好不寂寞人也！（捧一下袖。對華說：）這樣就成。您接下去唱。（拉四平調）

華：（唱四平調，正德帝唱說。）有兵王，坐至在，梅蘭鎮。想起了，朝中大事情。將玉璽，曾付與，龍國太。朝中大事，付與了雲卿。忙將，木馬拍一響，看看來是何人。呀呀，是何人？（帶身段，邊唱邊做地，坐在椅上，拍拍木馬子——響木，白：）酒保。酒保。

（「來了」一個帶着戲味的尖銳的嗓音，從右門外傳進來。眼睜進了一個人，扭扭捏捏地。定睛一看，進來的，却不是一位婀娜的女伶，而是一位西裝革履的青年。不知怎的，

同樣的衣服，穿在他的身上，會冒出一股下流氣。在他自己，也許正風流自賞呢。

頭髮向兩旁分開地後掠着。又光又亮，蒼蠅也許會打從上面滑下來。白哲的臉，沒有一絲血色，不知是因為貧血，還是塗了雪花膏。

聽說一位生理學家，很注意過他。以為他是男人女性化的人，正好是他研究的對象。其實，他以前倒不是那樣女人味兒，自從他學唱「青衣」之後，才有的轉變。是不是這是證實他藝術的成功，我們可不得而知。

他踏着輕巧的步，「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地出來，如果上了裝，不難引起了全場喝「好」。穿浴便裝，這樣裝腔作勢，不免有點「那個」。

華：（對着那位富於女性的男客）小周，這時候才來？

周菊庭：怎麼晚啦？

華：可不是晚啦！我們等了你好半天。

周：（油嘴滑舌地）我以為我來的正是時候。

華：誰說的？

周：你一叫「酒保」，「酒保」就到，並不會誤場。

華：油嘴滑舌的！小周你來了幾時？

周：（又是那麼一扯）我來到門邊，你正唱着，打了幾下門，你們都沒聽見，我一想進來也不是時候，反正你得叫上一聲「酒保」，我跟蕭出來，不是挺好不過，挺有意思的？

華：（說笑地）要是我不叫「酒保」？

周：你不叫「酒保」，這齣戲就做不下去了。

華：小周，你真有點那個！

周：那個？（這時看見志芳坐在那兒，注視了一下。）那個？（把嘴一撮）

華：我來介紹。（介紹地）林小姐，我的同學，又

是我的同志，剛從廣州來。周菊庭先生，我們都叫他「小周」。是這兒的名票，一個十足道地，不折不扣的「旗迷」。他愛唱青衣，上了裝，誰也不信是個男人扮的。志芳，你看小周那付女人勁兒，就是我們女人也得讓他三分呢！

周：（含著地）誰說的，別開玩笑！（又用手帕按了按嘴唇。志芳幾乎笑了出來。）

華：小周今晚上票子銷的怎樣了？

周：成額不壞，全用去了。（想起一件事）對了，我忘記告訴你了。

華：甚麼事？

周：有一個剛從火線逃來的難民，跑來買票子。他說：「我們挨餓不要緊。前線抗戰的戰士們，非得讓他們吃個飽。這是我僅有的一塊錢，算是我的一點心。」（從衣袋裏掏出一塊錢，算是我的一點心。）

的衣服口袋裏，摸出一張法幣來買戲票。

林：世界上真有那樣有心的人！

黃：（豎起大拇指）了不得，

華：小周，我說開消場面，班底的錢，另外開支。

戲票收入的錢，應該全數捐到前線去。

周：（那個勁兒）我倒無所謂。

華：本來你有戲唱，就過癮了。

周：你也不能說的我那樣不值錢，國家的事，我們大家都得相當一分子。我又不能把眼睛睜藍了，頭髮變黃了，鼻子變高了，變了個外國人說：「她媽的，不是咱們的事，管他的！」（雖然有點不悅地）

華：（笑）誰說你不愛國，急甚麼？

周：不愛國就是漢奸！你怎麼可以說我不愛國？

華：（豎起大拇指）了不起，小周也知道愛國啦！

周：別胡鬧了，說正經的。晚上人多，我們的「

游龍戲鳳」可不能「馬虎」，得要上幾個「好」，程太太，你的正德皇帝怎麼啦？

華：（不介意地）馬馬虎虎。

周：我說不能「馬虎」，你偏來個「馬馬虎虎」，不是存心抬槓？

華：小周，倒不是存心。我的意思是說：我的戲可以對付了。反正龍勢戲，唱的出力，看的出錢，全是為了國家。就是差一點，也不見得就挑眼，喝倒彩，鬧退票。（看了一看菊隱）還說……

周：（知非善惹）請你說好的！

華：還說，（不覺初衷地接濟說）他們都來捧你場的，還不是看你的戲？

周：程太太，不要開玩笑好不好？今天也是你的戲，有戲單為證，（從衣袋裏摸出一張戲單，給苦心看，苦心不看。）你的名字在先，我

的名字在後。

華：啊哈！小周，這也生氣。我們是唱滑稽的。又不拿包銀，爭甚麼頭排不頭排。

周：誰生氣！

華：我也說，從來就沒有見過你生氣，怪溫柔的。

周：（拿她沒有辦法）隨你說吧！

華：小周，我說好的。今兒我嗓子不大好。「調門」扳低一點，好不好？

周：扳低多少？

華：六半調。

周：六半調，還對付。再低了，沒法兒唱。

華：我知道你唱「宮」字的。今天得請你還就一點。

周：沒有甚麼。你怎麼一下又這樣客氣？

華：（又引起了說笑的心）對李鳳姬總應該客氣一

點。

周：別開玩笑，我請求你這個皇帝。

華：請求我甚麼呀？好。（帶着意味地吟「虞鳳」）

裏的白：（）鳳姐封。（接唱四平調。黃老

板拉着京胡。）孤三宮六院俱封盡，封你

閒遊戲要宮。

周：（帶身段接唱）我叩龍頭來把龍恩謝。

華：（接唱）用手撫起愛梓童。

周：（唱）問君爺打馬是要何往？

華：（唱）爲君打馬穿大同。

周：（唱）就在這花梢鎖上宿一晚。

華：（同時唱）一對金杯落真龍……

林：（抑揚的歌舞，敲擊了幾個屋子。只有她，

靜悄悄地坐在一隅，看着他們排戲。另有一

種聲音，突然傳進了她的耳鼓。她辨出這不

是胡琴所奏出的樂聲，她就敲着：（）心姊，

心姊，聽，聽。

（熱鬧的場面，這一下，萬籟俱寂地幾乎可以聽到他們的呼吸。他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耳朵上，聽着，聽着甚麼。

「噓——噓，噓，噓。……噓——噓，噓，噓

。……」的聲音，高漲到雲霄。好似在黑暗

的原野，莽地裏來了一聲怪厲的長鳴，不由

得人們毛髮聳然，驚鴻掠雲的來臨。這種

聲音，正也帶着那種警告。馬路上立時起了一

片騷擾。

「噓——噓，噓，噓。噓——……」又拉長了

喉嚨。（）

華：警報，空襲警報。

黃：大陰天，還有警報！

林：鬼子準是來送死的！

周：（慌）怎麼辦！怎麼。……

華：小周，慌甚麼？

周：我一聽這聲響，就作不了自己的主。

華：你這個人，連我們女人都不如，沈不沈氣！

林：周先生，不用怕。我從廣州來，在車上碰到警報，才危險呢！這不是硬着頭皮死挺。慌了反糟啦。空襲警報，敵人的飛機還遠遠着呢。

周：哦！鬼子瘋了，亂來。還說炸彈是沒有眼睛的。

黃：那有甚麼，周先生，我說中彈比中獎券還難呢。

華：小周，黃老板這麼大的年紀都不怕，你倒好意思的！

周：不是玩的，性命要緊！

林：我們的性命值得甚麼？許多不應該死的人，還在和鬼子們拚命呢。

華：隔壁有防空壕，可以去躲躲。

周：不，空襲警報。我打算回家。

華：這裏不是一樣可以躲？

周：我想，還是回去。

林：路上來得及嗎？

華：路倒不遠。過兩條馬路，轉彎就到。

林：說去就去，緊急警報來了就糟了。

黃：林小姐說的是。慢吞吞的要耽誤事。

林：我的心跳的很厲害，怎麼走？

華：那麼就不用走。

周：不，得走。

黃：（自告奮勇地）周先生，恐怕我陪您回去。

周：（求之不得）好極了！我們走。（拉了黃老板兩步拚作一步，牽着右門出去。）

（想起一事，跑到窗邊。大聲地。）小周。

（小周的聲音：「甚麼事？快說。」）小周，

今晚上的戲，別說了場。七點鐘我在這裏等你，一起到戲園子去，（「好的，好的。」小周的回答，這聲音小了一點，小周似乎又跑遠去了。）

林：小周那樣的青年真不成，沒有出息！

華：（同意地）可不是？放著正經的事不幹，整天吃玩玩。做著夢，給父母留給他的錢苦

吃！

林：這種人的迷夢，不知要做到甚麼時候才醒？

華：快醒了，環境也不允許他再睡。

（「嗷——嗷，嗷，嗷……」）

林：聽！

（「嗷——嗷，嗷，嗷……」）

華：緊急警報。

林：怎麼這樣快？

而非的問答。）

林：怕周先生他們還在路上。

華：可糟了！（馬上跑去窗邊一看，路上死沈沈的，那裏有小周的身影。）不看見他們，去

送了。

（「嗷——嗷，嗷，嗷……」）接濟一片

微聲飄漫在長空。她向志芳招手。）

華：來，來看這許多飛機，飛的很低。

林：（過去，探首窗外，仰著頭，）青天白日，

我們的飛機。

華：可不是我們的飛機。我想萬里準在那裏。（

指指天上。）

林：看著我們的朋友，飛上天去，保衛祖國，多

有意思！

華：（希望地）我希望我的丈夫打下一架鬼子的

飛機。不，打下許多許多鬼子的飛機來。

林：那是太好了，我願爲我們所有的飛將軍祝福！

華：（指天上）看！他們分開飛了。

林：華是去搜尋敵機的。

華：看！一架飛機飛的那麼高。

林：（注意了一下）沒有，在那兒？

華：在那一塊雲的上面，（指）隱隱約約的不大清楚。

林：（視線隨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看見了，一點兒大。爲甚麼飛的那麼高？

華：不知道。看，看！那架飛機持命的往下降。

（「噠，噠，噠……」機關鎗的射聲）

林：我看的準，太陽旗，鬼子的飛機。

（「噠，噠，噠……」繼續地響，猛烈了些。）

華：（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開了窗。）我們不

應該站在這兒，快到防空壕去。

林：現在可以走嗎？

華：就在隔壁，上面看不見。

林：躲一躲也好，總比在這兒合理些。走。

華：走！跟我來。（執着志芳的手，從右門出去。又迴來拿了那個避風鏡出去。）

（室中靜寂，隱隱都在那裏呆滯。

飛機嗡嗡地盤旋，機槍噠噠地不息，

兩點般的炸彈，落到了大地！

屋子邊，門窗搖，壁上的白粉嘩嘩地掉。

天花板掉下一塊土，把那架模型的飛機，打

的粉碎！

一片沉重的呻吟，慘厲！慘厲！

殘肢斷臂，血肉橫飛，多少同胞，受了敵人

的炸彈震動！

高射砲發起火來，嗚嗚敵機，轟隆隆地響。

「鬼子的飛機炸大了！」

「一架！『兩架！』」

「拍，拍，拍」的聲聲，跟着喊聲起來！

誰說中國永遠的睡著？

「拍了，給敵機包圍了！」

一聲巨響，青天裏的霹靂

「一個肉彈！」一架炸了鬼子的兩架！」又是嘆

息，又是慄慄！

空中響起來，這是鬼子嚇的跑了。

靜——靜悄悄地！

一會兒，

「喔……………」

「喔……………」

解除警報深長嘆息，結束了悲壯的一幕劇。

一切喘過氣來，一切依舊那麼悶熱。

「鬼子今天又是來送禮的。」華的聲音。」

林：（和苦心從右門進來）可不是送禮。不知一

共打下多少架？

華：一定不少。你聽國才多少人在歡呼，在拍

手。

林：可見人心沒有死。你這敵人的飛機在頭上，

那麼拍手，那麼叫喊，多麼的危險？

華：這難忘記自己，只有國家的精神，真是非常

的寶貴！

林：日本對我們的軍事，政治，經濟，財富，都

調查得很清楚，就辦不到我們全國上下有這

麼多的民氣，有這麼多的力量！

華：「最後勝利，必屬於我。」本不是一句漂亮的

話。徐觀現在的局勢，我們已經得到了戰略

上——政治上——精神上——外交上的勝利，但等

着軍事上的勝利，我們就可以高唱凱旋之歌

了。

林：可不是，抗戰勝利，民族復興，就在眼前！

（興奮地）好，我們的空軍真勇敢，三架敵機包圍我們的一架。我們的一架，拚了他們兩架，一起着火墜了，多麼的勇敢！多麼的悲壯！

華：一架拚他們兩架，這真勇敢的過，不虧不，這賺錢。（見到光的一面，又見到暗的一面。）可是，不知道又有多少同胞給鬼子的炸彈炸死了！

林：（引起心事，感然！）可憐的爸爸，我替着您！就是待我不好的後母，弟弟，也使我惦念！請你們的陰魂等差吧，有你們的兒女替你們報仇的！

華：（安慰地）不用悲傷，志芳。我們要踏着忠勇將士們的血，去和敵人拚！拚！

林：（激昂地）拚！拚！拚！拚！

黃：（滿頭滿臉汗，跑了進來。）不好了！不好了！

林：（同時）甚麼事？

黃：周先生炸死了！

林：剛才還是好好的？

黃：（報告地）從這兒出去，經過一條馬路，緊急警報來了。周先生嚇的甚麼似的，拚命亂跑，我那兒趕得上他。那時路上已經斷絕交通。一個巡兵攔住，不許跑。我就躲進一條胡同裏去。周先生已經跑的很遠了，看見他也給一個巡兵攔住了去路，正在咕嚕甚麼，天上掉下一個炸彈，「轟」的一聲，地面冒起一陣煙，周先生和那個巡兵都飛上天，變成灰，甚麼都不見，甚麼都不留！（說着，不住的喘着。）

林：人真是沒有用，剛才還好好的！

華：（獨具其限地）死的死了，我們活着的，黃

任可更重大了！

黃：周先生死了，今晚上的怎麼辦？

華：（思索一下）只好算了。

黃：程太太，我從不曾聽過這種洩氣的話。我

二十多年沒有上台了，今天我自告奮勇來替周先生唱。也算盡我國民的一點責任。

林：（拍手）黃老板，你今天的一次戲，比在官

裏唱給蔣總統后聽，有價值得多了。

華：想不到（眼中閃着熱烈的火）神聖的抗戰，

把老年人都變年青了！

黃：鬼子真把我們弄火了，看他們有日子過！

（忿憤地把那個外煙瓶摔得粉碎。）

林：黃老板，外面還聽到甚麼消息？

黃：太家在院，我們一架飛機掛了鬼子兩架。

林：不知一共打下多少架？

黃：倒不大清楚。聽說很不少。

華：（看錶）現在正是報告新聞的時間，（去開

無線電）也許有甚麼消息。

林：好極了。（走近去聽。黃老板也開心地站在

那兒。）

（無線電播出一個女人的聲音：「……最後一件報告。最後一件報告。我們的空軍戰士

程萬里，程萬里先生，和敵人打了。撞了敵

人的飛機飛機。程先生他自己也同時和他的

飛機爲國犧牲了，同胞們，親愛的同胞們，

我們應該向爲國殉身的程萬里先生致敬，致

無限的敬意！……新聞報告完畢。」

華：（淚如潮湧地流着，滿聲地，吐着心的聲響。

）親愛的萬里，安心的長眠吧！爲了祖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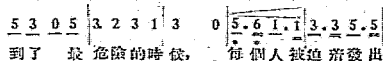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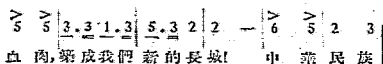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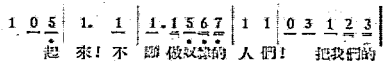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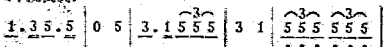
你已出了你最後的力量！我永遠是你的，我

G 調 $\frac{2}{4}$ 義勇軍進行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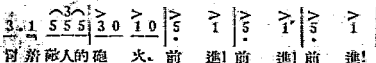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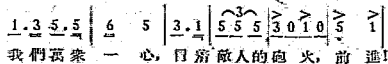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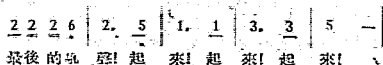
快步進行

聶耳作曲

(軍號獨奏)



慕



寒衣曲

沙場征戍客
 寒袍經手製
 寒苦多添幾
 今冬已過也
 知落阿誰邊
 全情更寄棉
 再結後生緣

——開元宮人——

人：志芳

阿麗

似如

國華

玉君

何媽

傷兵

地：後方

時：抗戰時期

景：志芳的牢室，裏面堆滿了灰布的棉背心，有做好的，有沒有做好的。

志芳的同學：阿麗，似如，國華，玉君等都在那裏縫製着寒衣。

陽光從窗格裏射進來，一切都顯得那麼愉快，那麼活躍，光明照著每一個少女的心。

這裏有兩個門：通內室的，到外面的。

這時，她們正緊張地工作着，有的坐着縫製，有的站着裁剪。同時還唱着「寒衣曲」：

雪花飛，冬霜寒，

雨雨風風又殘年。

前方的將士在浴血抗戰，

可是，還穿那單衫！

我們要製做寒衣，送前線，

快快工作，莫遲延。

出力出力，出錢出錢，

盡你的所有，爲國貢獻！

（唱的時候，後台放好有輕和的音樂伴奏

。）

王君：（拿起一件棉背心比了一比）阿麗嬌嬌，

怎麼啦？你瞧，這件棉背心，剪的多大！就

是給兩百鎊重的大胖子穿，也嫌着太大了呢

。（又穿在自己的身上）

阿麗：瞧你，穿成了甚麼樣子！

王：是不是，大了不好看。

阿：這又不是給你做的呀。

王：但是，我總以爲太大了點。

佩如：阿麗老嚟那樣，喜歡大，大。其實太大了

，穿了不合身，又透風，西北風從衣服裏面吹。

阿：這個我還不知道？不過，我們做衣服也很難

，又不能給每個人量一量尺寸再做。我以爲

宁可做大一點，小了一點更沒有辦法。

國華：我是同意阿麗的。我們在前方作戰的將士

們，那有許多閑功夫來講究，像時髦女郎做

時裝似的，把衣裳做的小小的，緊緊的，裹

着身體，一扭一扭的，（裝腔作勢地）講甚

麼曲線美啦！

阿：你瞧你成甚麼樣子！誰又不叫你做戲，這樣

一扭一扭的。

佩：國華，你別忘了你自己也是個女人，幹嗎，

說說，又說到我們女人的頭上來了。

國：做個女人，又不犯甚麼法。你知道，還是很

時髦的資料啊！

阿：算了罷，我不懂你的意思。

國：聽你這研究過心理學，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你說，世界上的男人，那一個不是一有機會，總喜歡談談我們女人長，女人短的！阿：這也是太平常的事啊！世界上本來就少不了我們女人。不然的話，你想，那些男人會多麼可憐啊！

佩：算了罷，狗拿耗子，多管閒事，管他們的屁事！

王：可不是嗎？我們女人還不是一樣有限睛，有鼻子，吃飯，睡覺，穿衣服，有甚麼好說的。

國：小妹妹，你不懂，好說的可多着哩。比方說，現在天氣涼了，女人都穿起絨衣來了。這是極平常的事。可是，因為穿紅顏色的也許是多了一點，就有人起來，拉長了面

孔，一本正經的，說你招搖過市，不知國難。好像天下的亂，都亂在我們女人的身上。你說冤枉不冤枉。其實，穿紅衣的女郎，倒不一定是爲了出風頭，可是做幾篇文章攻擊穿紅衣裳的人，倒反而風頭很健，大出特出了。

佩：可見出風頭，是不在乎穿幾件漂亮的衣服。王：紅的顏色是熱烈和光明的象徵。我說，他們也太沒有審美觀念了。

阿：真是的，我們的國家，給鬼子欺侮成這個樣子，他們放浪許多事不做，倒偏偏有許多閒情逸致來管我們女人家的閒事。

國：我可不能說這是上帝的祕密！

佩：國華，你別信胡說八道！你看，這件絨背心裏的棉花，放的那麼多。

國：不用着急，我的好姊妹，我是存心多放的。

往後天氣一天比一天更冷了，在前綫抗戰的將士們，又不能躲進屋子裏面，生起火來烤烤手的。我們在屋子裏設法種種找尋，他們在戰壕裏，西北風也真够他們受的了。我真揪心，怕我們送去的棉衣，不够他們的暖呢。我們做棉衣的目的，無非是希望他們不受凍，要是虛假了事實話，那我們又何必多此一舉呢。所以，我以為還是多放些棉花的好。

阿：你的意見正和我的一樣。我把衣服剪裁得大一點，也就為這個意思。

王：可是，也得有分寸，不然人家又要說我們女人，總是越幫越忙，快少理理吧。

國：小妹妹，我們有這樣好女子，這個人家笑我們呢。哈哈！

王：別假拿我開玩笑了。

阿：說起感情，我到想起一件事來了。（四個若

了一下）哦，志芳呢？

王：我到她房間裏去了。

阿：志芳的心事，這幾天很重，你們覺得嗎？

國：怎麼不覺得，她的神色很明白的告訴我們了。不知道她想了些甚麼？

阿：我也不大清楚，聽說（和佩如耳語）

佩：真的？

阿：可不是真的。

佩：我不信有這樣的事。

阿：誰曉得的。

王：你們兩個人好像在辯嗎？到底是甚麼事，大家聽聽。

佩：（興奮地）志芳近來給一個傷兵死纏着不放！

王：志芳姊姊給一個傷兵在脚旁不放，是嗎？真是一件想不到的事。

國：想不到的還在後面呢，志芳也愛上那個傷兵了。

佩：這和玉寶川愛上了二個叫化子不一樣的奇怪嗎？

國：可不是這樣，並且那個傷兵，志芳連一面都沒有見過。

玉：越說越不像話了。我不信，那會有這樣的事。

國：世界上奇怪的事，有時候，就是你親眼看見了還不敢相信呢。

玉：到底是甚麼一回事，請你告訴我們？

國：說來話長，在一個月以前，我們不是發了一

大批棉背心到前方去嗎？

玉：是的，很多很多，有我們自己做的，有我們捐募來的。

佩：這些成績，我們不能不敬佩志芳吃苦耐勞的

辦事精神吧。

玉：可是你說這些幹嗎？請你快說我們急要知道的那個新聞呀。

阿：國榮就是那個脾氣，說話愛兜圈子。

國：忙甚麼，又正過早會告訴你們的，言歸正傳，我現在來講志芳縫紉傷兵的難受史了。在上次送出去的那批寒衣裏面，不知怎樣，在一件棉背心裏，志芳偷偷的放了她自己的一張照片。

玉：幹嗎，要放一張照片？

國：她在照片的背面還題着一些字，說麼：「英勇的戰士，這是我獻給你一顆心。願你爲國珍重，努力殺敵。爭取中華民族的自由，爭取我們最後的勝利！我是你的，期待着你早日凱旋，我們好同慶結婚的佳期」。

佩：這明明是說，她願意嫁給接到她照片的那個

人了。

國：可不是那樣，你真聰明。

王：這真是一九三八年最新式的愛國表現了。

阿：後來怎麼樣？

國：後來那件棉背心，落到了一個小兵的手裏，那個小兵馬上發現了她的照片。當然他不相信，可是他還聰明，沒有把那張照片扔掉，好好的收藏起來了。

阿：那麼志芳又怎麼會愛上他呢？

國：無巧不成書，那個傷兵後來受了傷，跟着大隊傷兵到後方來。我們不是曾經籌備了一個遊藝會到傷兵醫院去慰勞他們嗎？志芳還唱了一個「寒衣曲」。這樁一來，那個傷兵就認出志芳就是那張照片上的女人。男人見了女人，還有說的嗎？第二天，志芳就接到那個傷兵的一封信。

王：信上說甚麼？

國：那還有好的，還不是說了一大堆肉麻的話。

（身體扭了一下）。

佩：你怎麼啦？

國：我想着都有些肉麻！

佩：這可麻煩了，志芳應該不理他才是。

國：不理他才是，我們都是這樣說，志芳可不那樣想。給愛神的箭射中了的志芳，她是描塗了，她反而很高興，馬上回了他一封信。從此以後，你一封來，我一封去，親哥哥啊，親妹妹啊愛起來。

王：想不到那個傷兵倒是寫情書的聖手呢，

國：所以不會寫情書的人，就一輩子沒有談戀愛的希望了。那個傷兵，本來是種田的，他讀過中學。抗戰之後，老家丟了，土地也給日本鬼子佔了，他才忿恨地去當兵的。

王：他倒有點骨氣。

阿：不過有一點，他對女人，未免有點不識相。

國：可不是嗎？志芳是個直心腸的人，當然不好說了話不算話，不負責任。可是那個兵，他應該明由他自己的身份。還說他又是個殘廢的人，真是「狗咬呂洞吃大豬肉，心裏要抱」了。

阿：你的話很對。要是我，哼？乾脆他就不敢胡來。不過這不好玩的。我們應該勸勸志芳，別再犯糊塗。

佩：是的。

王：我們得勸勸她。

何媽：（從外門進來）唉！小胡呢。她有信。

佩：小姐在她的房間裏。信，你就送進去。

何：是。（自內門下）

佩：怕又是那個傷兵來的信。

阿：那還有說的。

王：奇怪，一封一封的，會有這麼多的廢話！

佩：小妹妹，你不知道。害了戀愛病的人，都是那樣，好像一個瘋子，可是你說他瘋吧，不是；說他不瘋吧，又不是。

何：（自內室門出）

佩：何媽，小姐看了信沒有？

何：看了。

佩：說甚麼？

何：沒有說甚麼。只嘆了一口氣。

佩：嘆了一口氣，糟了，不知道那個渾蛋又在搞甚麼蛋？

何：我怎麼知道他要搞的是雞蛋，鴨蛋，還是忘八蛋。

佩：我問你，何媽，你知道信裏面說些甚麼？

何：我不知道，反正小姐看了信很高興，是不會錯的。（反身自外門下）

國：（看信她們）嘆了一口氣！她們……嘆了一口氣！

志芳：（拿信自內室門出）糟了，糟了，你們……你們看這封信。

國：（接過信來）「志芳小姐：我是一個兵，一個不爲大家所注意的小兵，居然得到了你的愛情，真是我夢想不到。你的偉大，使我認識了做人的意義，和在抗戰時期所負的責任。我的傷口已經全好了，今天就回到前線去殺敵。沒有時間來看你了，請你以後忘了我，忘了我這樣一個小兵。王得勝上」

二月十二日」
王：想不到那個傷兵這樣有志氣！
國：並且還是一個懂得愛情的人？

志：是的，我想去送他。
國：這麼成，照他的信裏說，他昨天就離開這兒了。

志：可是，我還沒有見過他一次面，真叫我難受極了！雖然爲了民族，爲了國家，我們應該拋棄我們的私情。但是叫我怎麼能夠不戀念他啊！

阿：想不到，你會愛上他這麼一個人。
志：阿亞，你不能隨便說一個人，你知道，崇拜偶像，往往使我們的觀察失當的。

阿：我並不否認你的話。不過，你和那個傷兵談戀愛，我總不大贊成。

志：那麼你的意思，也許是以爲能嫁一個大政治家，抗戰的將領，腰纏萬貫的大財主……

總之，是嫁一個周圍社會上有錢有勢，有地位，有名聲的人，你才贊成嗎？

志：那……

志：那……

阿：倒不一定是這個意思。

志：那麼，你的意思，至少是以爲一個極平常的

小兵，是沒有資格來和我談戀愛的了。

阿：就現在這個階段來說，是說的過去的。

志：就現在這個階段來說，我極力反對你的意

見。你是知道的，我曾經經過一個人，有

六年歷史了。有一次，他對我提議，說：「

我們可以結婚了，遲疑甚麼呢？這樣的年頭

，誰知道我們今天活著，明天活不活。我們

不要辜負了我們的青春，快把握着這可寶貴

而又短促的今天吧。現在是很方便的，登一

個報，我們就結婚了！」我聽了他這話，生

氣極了。在這亂世的時候，我們的生命，果

然是失了保障。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這

國家存亡的關頭，我們有一天活著的時候，

我們應該更活得有意義一點。若果爲了生命

的短促，而儘量的放罪，而儘量的享樂，儘

量的麻醉自己，墮落自己，這和趁火打劫的

漢奸們有甚麼兩樣呢，我能和一個漢奸結婚

嗎？當時就給我嚴詞拒絕了。

阿：那你也太過分了一點。這樣的亂世，我們女

人，的確也需要一個能够保護我們的人。

志：能有一個保護我們的人，果然是不壞。不

過，我更希望兩萬萬兩千多萬的男同胞們，

不要只想到保護我們女人，應該更想到先保

衛我們的國家的戰士才對。

阿：可是，不見得那個傷兵，就值得你這樣的傾

心！

志：也許你的話是對的。但是你的話不會使我受

到絲毫的影響。你只看到大家崇拜的英雄，

你才崇拜。你可沒有知道那些爲保衛祖國而

流血的無名英雄，是更值得我們的崇拜的。

因爲他們的意志是那麼的單純，那麼的大真，不爲利，不自私，憑着一顆熱心，一點正義，衝上前線去和敵人拚了。他們認爲這是他們分內的事，不拿來宣傳，不拿來誇耀，不拿來做敲門磚。你說，這是容易的嗎？這是那些你所崇拜的人能做到的嗎？

阿：這只是你的理想，怕距離事實太遠了。

志：不，至少，你所討厭的那個兵，就是這樣一個青年。

阿：得，得，在我們看起來一個錢都不值，你却不值，你却把他捧上九十九天了。

志：阿！你這種思想是成問題的，一個小齒輪，一個小螺絲釘，對於整個機器是貢獻的力量，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個國家，若果沒有大眾的力量，和下層的力量，你怎麼會成這樣的一個局面。我們的工作，地位，因爲天

賦智能的不同，有所分別。但是我們對於整個國家的責任，是無分彼此。一個小兵，對於抗戰，貢獻了最直接的力。難道你能否認他們嗎？懷疑他們嗎？瞧不起他們嗎？

阿：我們不反對你的話。可是，你和那個傷兵的羅曼史，似乎有點不自然。

志：再自然也沒有了。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去愛護一個智識低能的小兵，在我看來，是再自然也沒有了。你所以以爲不自然的緣故，還不是中了「好錢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毒嗎！

阿：哦！

志：我現在有一個結論，我們要達到抗戰優勝，建國必成的新時代。我們首先要打倒「好男不當兵」的陳腐的傳統觀念，同時，我們還要樹立起新的理論來：「好男要當兵，好女

「要救兵！」

王：我聽了志芳姊姊的話，記得以前有一個國家，新舉了徵兵制度。當時的青年，都懷着發怕的心理，想盡了種種的方法來逃避。依照規定，凡是體力不健全的人是可以免役的。因此那些青年，不論近視或是不近視的，都戴了近視眼鏡來了。政府當局也沒有辦法，後來還帶着全國的女子來檢了，聯合起來，一致提個不戴「近視鏡」男人，那些真的近視眼的青年，都拼命把眼鏡摘了。（說着她也取下自己的眼鏡）所以我是很贊成志芳姊姊的。

阿：可是，我也沒有說反對呀！

王：瞧你急成這個樣子。

（門外起了一片喧嚷的聲音，何媽匆匆地推門進來。）

何：小姐，外面跑來了一個傷兵，我不讓他進來，他吵着要進來。

佩：這是怎麼一回事，快說開走了一個傷兵，如今又來了一個傷兵。何媽，趕快別讓他進來。

何：是。（反身就走）

志：慢，何媽，他說甚麼沒有？

何：（走回來）他說有請我小姐。

志：找我？

何：是的，他說他叫王得勝。

志：王得勝，他，就是他。快請進來。

何：是。（自外門下）

佩：他明明說昨天出發了。

佩：我看他有點坐不住，滿口胡說。

王：不知道他又耍鬧些甚麼新花樣！

阿：鬼計多端，那會有好的。乾脆這個人就成問題。

志：小姐們，我請你們多批評批評自己，少批評批評別人罷。我以爲人與人之間，沒有甚麼，只要彼此能够親愛精誠，是不會錯的。如果，老是疑神疑鬼的，這世界就永遠不要希望有清靜的日子了。

阿：誰也不能否認你的話，可惜太唯心論了。在這蠻橫就是公理的二十世紀，你是準會碰釘子的。我們多情的志芳，你說是不是？

王：別說這些了。志芳姊姊的愛人快來了，啞聲啞！

園：別小孩子氣，有人來了。

（何媽領傷兵上，旋自下。他還穿著傷兵的服裝。他的左臂已經斷去。他在她們之間不很調和。他有點催促，向她們行了個軍禮。）

傷兵：小姐，恕我打擾你們了。

志：沒有的事。你就是王得勝嗎？

傷：是的，一個承你看得起的小兵，

志：你的信上不是說昨天你就離開這兒了嗎？

傷：是的。後來上軍有命令，改在今天下午出發了。像我這樣一個極平凡的人，見了面，怕會使你失望的。

志：到不見得。我是一向反對奇偉裏的，那種唯美主義的英雄美人。雖然你是少了一條胳膊，這正是你的至高無上的光榮呢。

傷：你的偉大，當初我看見你的照片的時候，還不敢相信。有人說：都市裏的女人是甜嘴的，你可小心，不能當真，當真了你就吃虧，所以起初我總免不了，用懷疑的眼光來看你。想不到自從和你通信之後，你的誠懇，感化了我，使我又欽佩，又慚愧。昨天晚上，我一夜沒有睡，我覺得很對不起你。

志：你別說這樣的話，我是不願意你這樣說的。
傷：不，有一件事，我受着良心的譴責，我不能不跑來對你說個明白，請求你的原諒。

志：我懂得你的意思了。你以為你是不應該來愛我的，是不定？你若果這樣想，你就錯了。你爲了民族國家，爲了我們老百姓，才流了你的血，斷了你的手臂。（柔和地）去撫着他那斷了的手臂，像你這樣有血性的人，還配來愛我嗎？

傷：不，不是這個意思。實在，我不值得你一愛的。我，我欺騙了你。

志：這話從何處說起呢？別說這些了。

傷：小姐，我告訴你，那個應該接受你愛的人，並不是我，而是「他」，……

志：他是誰？

傷：和我一樣的一個兵。

志：他現在呢？

傷：他，他，他早已死了！

志：死了！（顫聲）

（她們都不禁「吓」了一聲，彼此看了一眼，說不出話來。）

傷：是的！（悲哀地）

志：天啊！（顫然坐下）

阿：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你說。

傷：我和他在一個隊伍裏，也同在一條戰壕裏。

有一天，他應着一樣東西在出神，給我聽見了，我輕輕地走到他的背後去一看，原來他在看一張女人的照片。他告訴我，那張照片，是在棉背心裏發現的，我不信。他又指着照片背後的字給我看。他那時高興極了，興奮極了。他說：「有這樣的女人，中國是有希望的。保衛國家，和鬼子們拚，原是我們

軍人的天職。我們真受不了後方老百姓那樣的關心。送東西吃，又送東西穿，尤其是這位寄照片的女人，她是多麼的偉大，我不知道應該怎樣來贊美她才好。總而言之，我是不敢希望她做我的老婆的。他媽的，我配嗎？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人家這樣聽得起咱們，咱弟兄們也得拿出良心來幫幫人家才亮。他媽的，給老百姓報仇去，給老百姓殺鬼子去！」

佩：他後來怎樣死的？

傷：這不是犧牲在敵人的炮火之下嗎？他死得那麼的慘，那麼的英勇，我是至死也不會忘記的。記得那一次的衝鋒，他領着頭，向敵人的陣地衝過去，真把鬼子嚇壞了，機關槍亂掃，亂放。最後，他中彈倒下去了，我趕快扶起他，他的頭上心口滿流着血，傷很重，

不能移動，他對我說：「我這次不行了！死得沒有甚麼，過了二十年，還不是一條好漢，可恨的就是沒有把鬼子趕出中國去，就先死了！」他要我替他從口袋裏拿出那張照片來。（這時，他從自己的衣袋裏換出一張照片。）你們瞧，就是這張照片，都給他的血染紅了！（她們都圍上去看）

玉：哎喲！都是血漬！都是血漬！

傷：他最後用力張大了眼睛，看着這張照片，好像

要像在他的心上，留下一個最深刻的印象。他有氣無力的說：「一個多麼偉大的女性啊，可惜我不能見你一面了！」說着，說着，聲音漸漸地低下去，他，他就微笑地死了！（她們都垂下頭來，無限的悲憤。）

阿：聽你這個人，欺騙了你的朋友，又欺騙了我們的志芳。

傷：小姐，你的寶物，我是接受的。當時，我說不出的難受，我就散起了這張照片，算是對我朋友的一種紀念。後來我掛了彩，到後方來養傷。想不到在選醫慰勞會裏面，無意的碰到了她。我的心上，又重新浮起了我的朋友，和這張照片。（對志芳）我爲了要發還你的真心，我就冒充了我的朋友，寫了第一封信給你。想不到，你的復信，比我所希望的還要快，你的至誠，使我由欽佩而崇拜，由崇拜而愛慕你了。總之，我是救了你，救了你。所以我在臨走之前，我不能不跑來自首，把事實的真相告訴你。小姐，我不一定希望你的原諒，但是，我請求你從此忘記了我。

志：（恍悟地看了他一看）哦！

傷：今天我到了這兒來，親眼看見你們這樣熱心

的爲我們做寒衣，我眞感激得說不出話來了。老百姓既然這樣的愛護我們，我們也唯有不使老百姓失望，盡力保護老百姓，上前線去殺淨趕絕日本鬼子。我雖然少了一條左胳膊，但是，我還有一條胳膊。就是連這條右胳膊也完了，我還有眼，我還有牙齒！……（遠遠傳來一片集隊聲）

傷：到時候了，我們快出發了。（對志芳）讓我舉着你的另一句話：「希望大家爲祖國爭取最後的勝利！」（匆匆奔下）

志：（從松子上跳起來）得勝，得勝，我送你去，我送你去！（追下）

阿：（堅起大拇指）一個了不起的兵！

國：從今以後，我們不敢藐視一個兵了！

玉：我們也應該去送送他們。

佩：不必了，志芳代表我們去了，我們快加緊做

寒衣去慰勞他們呢。

（她們又唱着「寒衣曲」，她們努力縫着戰士的寒衣。

遠處的軍號，

民衆的歡呼。

一切是活躍，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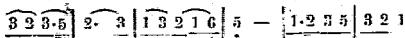
光明，嚴肅！）

——幕——

（本劇付印匆促，寒衣曲尚未譜曲。惟爲便利上演起見，可改用「送棉衣」曲替代，茲將「送棉衣」曲錄後，藉供採用）

F 調 $\frac{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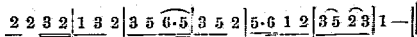
送 棉 衣

桂 嘉 作詞
星 後作曲

1. 秋 風 起, 秋 風 涼, 民族戰士上戰場,
2. 秋 風 起, 秋 風 涼, 千萬勇士上前方,
3. 秋 風 起, 秋 風 涼, 多少英雄守四方,
4. 秋 風 起, 秋 風 涼, 雁門關內萬丈,
5. 秋 風 起, 秋 風 涼, 平型關外雪飛揚,



民族戰士上戰場, 我們在後方, 多做幾件棉衣裳,
千萬勇士上前方, 我們在後方, 多做幾件棉衣裳,
多少英雄守四方, 我們在後方, 多做幾件棉衣裳,
愛國男兒舉刀槍, 我們在後方, 多做幾件棉衣裳,
千萬大軍殺虎狼, 我們在後方, 多做幾件棉衣裳,



保佑他們打勝仗, 打勝仗, 打勝仗, 收復失地保家鄉!
保佑他們打勝仗, 打勝仗, 打勝仗, 中華民族放光芒!
保衛他們殺東洋, 殺東洋, 殺東洋, 把他趕下鴨綠江!
保衛他們守國防, 守國防, 守國防, 明早會鏖黑龍江!
保衛他們奪瀋陽, 奪瀋陽, 奪瀋陽, 中華民族快解放!

抗戰之戲劇 肉彈	著者 包起權 印行者 獨立出版社 總經理 正中書局服務部 重慶石門坎十八號	有 所 權 版 民國二十八年一月初版 分 八 角 二 價 實
-------------	---	---

復

抗戰勝利紀念書

本書刊到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圖字第一號審查證

50.28